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龍吉
針神堡氣

氣堡神針

(下)

吉龍 著

北岳文藝出版社

鬼堡神针

吉 龙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）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北京昌平第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印张：20.5字数：430千字

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0册

*

ISBN 7-5378-0533-4

I · 511 定价：9.50元

不过关于黄华此女，由于经过细心观察，以及目下有孙玉麟与她为伴，他们是放心得很。

在年轻一辈的人之中，凌九重本是除了孙玉麟之外最惹人注意的人物，但如今峨嵋的黄秋枫，已脱颖而出，足以与凌并驾齐驱。

此外，还有一长得矮短而极为结实的少年，面貌粗豪，皮肤黝黑，肋下永远挟着一对三尺余长的铁铜。

他是世居滇北的武林高手寇洗的儿子，单名克。他的武功如何，尚未见过。但以寇家著名于世的独门横练奇功，以及重兵器重手法。此子虽是年轻，可是看他的举止，似乎浑身是劲，可知他力气过人。

因此，李天祥内心中很重视寇克，以为在必要之时，是一着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好棋子，可收奇效。

本来当初测验那淫贼“萧春山”是谁之时，除了凌栋和马一常之外，尚有少林寺的锡杖大师。但他乃是少林高僧，身份非同小可。

所以李天祥也就对他较为放心，认为当时之事。仅是出于巧合而已。

在这等受到仔细威胁的情形下，他自是不便把太多的内情，公开宣布。

当下小心斟酌过，说道：“刚才人数杂多，所以贫道有些话不便说，现下该大家讨论的是，对方会不会袭击这批撤退之人？”

飞虹夫人会得李天祥之意，首先唱反调道：“李真人提到这一点，似乎过虑了。下山之人，多达数百，其中不乏高明之士。对方除非派遣大军，不然的话，如何能袭击这样一支

这是孙玉麟独步武林的一宗绝技，称为“五指飞刀”，据说他能发出这五口飞刀，灵活得宛如五只手指一般，灵活巧妙地袭击敌人。

他一亮出全身披挂，气势更是坚凝强大，直逼石后的蒙面人。

那个人头突然隐没，孙玉麟大喝一声，挥刀跃上左方的岩顶，他已相度过形势，在这上面必可看见敌人的进退情形。

只见那蒙面人在石后迅即绕过那面，孙玉麟杀机满胸，跟踪过去。

刚兜过石间，一条人影扑到近前。

若在黑暗之中，他很可能挥刀猛劈，但目下天色已亮，所以他一眼就看出这道人影，敢情是凌九重。

他自然是被对方抛掷过来的，以这等劲道推测，这个敌手，实在功力深厚之极，怪不得凌九重轻易被他击败了。

他不得不先接住凌九重，这时就只好放弃了追敌之念。因为对方只是空身一人，行动得以迅速许多。再说他接住凌九重，须轻轻放在地下，势无摔下他就迫人之理。这一耽搁，敌人当然已去得毫无踪影了。

他作了决定，便把凌九重挟住，跃登岩上。放眼一望，果然见到一条人影，已转过数丈外的树木，迅即隐没不见。

孙玉麟不悦地望了凌九重一眼，心想：“这家伙总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”

他跃落平地，略一检查，发觉凌九重只不过是普通的擒拿手法，闭住脉穴而失去知觉而已。

当下出手连拍他三掌，震开脉穴。当他出手之后，心中

已涌起了悔念，忖道：“他如果未恢复知觉，我在必要时丢弃了他，也不要紧。但若然他神智清明，我就不好意思遗弃他了。”

凌九重已睁开双眼，见了孙玉麟，又转眼一看四下环境，顿时明白了，面上泛起愧色，说道：“孙兄救了兄弟之命，将来定必加倍图报。”

孙玉麟摇摇头，道：“这样说法就不好意思了，现在我先检查一下你的伤势。”

凌九重道：“不要紧。”挺腰而起，却疼得变了颜色，伤口迸出鲜血，终于端坐不动。

孙玉麟道：“你腿上虽然是皮肉之伤，但相当厉害，非得医治好了，决计不能使力奔跑，现下先止了血再说。”

他取出伤药敷上，又用汗巾扎紧。不一会血停痛止，凌九重道谢一声，道：“孙兄可不可以弄一根拐杖给我使用？”

孙玉麟道：“此地地势崎岖，你扶杖而行，太过吃力，还是待我背你回堡再作打算。”

凌九重坚持道：“孙兄，我要拐杖，你把刀借给我，我自己削一根。”

孙玉麟无奈，只好依他。削好一根拐杖，凌九重把金笔收起，他的金笔有皮带系腕，所以丢不掉。

之后，他扶杖而起，一拐一拐的走去，孙玉麟在后面跟着，对他的强毅，不免佩服。但他的迟慢，又使他感到非常的不耐烦。

好不容易翻过一座山岭，已耗去很多时间。孙玉麟突然说道：“咱们只怕不易安然返堡了。”

凌九重停下来喘息一下，回头询问地望他一眼。

孙玉麟道：“我突然想到，那蒙面人把你抛给我时，他人有机会可以先点了你的死穴。我接住你之后，仍得耽搁同样的时间，因此，他仍能够逃之夭夭。”

他想了一下，才又道：“况且，以此人的武功造诣，虽然曾经中了你一笔，略为吃亏，但假如他放手与我相拼，我仍然不易收拾得他，因此，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看，他都应该先杀了你，可是，他居然没有这样做。”

凌九重听到此处，已经明白了。眉头一皱，道：“原来他利用我来拖累你，你可趁现下他们尚未现身，速速逃走。”

孙玉麟摇摇头，道：“太迟了！他已有足够的时间，召集同党，守住通路。我若要返堡，非碰上他们不可。”

他笑一下，又道：“假如凌兄换着是我，处此情况，你能独自溜掉么？”

凌九重不作正面答复，道：“但情况既然如此不妥，你何必也陷在里头？”

孙玉麟面色一沉，严肃地道：“咱们目下是同仇敌忾之时，姑且勿论咱们个人之间有没有过节，那是另一回事。大丈夫于这等分标，岂能不讲究？”

他说这等磅礴磊落之言时，自家也很受到感到，觉得为人果应如此，纵是因此而丧命，也在所不计。

人性就是如此奇怪，如果他记起自己曾经泛起过“遗弃”凌九重之心，一定感到很不解。

瞻望前途，实在是一片艰难险阻。

孙玉麟寻思了一下，道：“凌兄，咱们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宁可咱们过度小心，也不能冒落网之险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凌九重沉吟一下，道：“现下自是由孙兄作主了，但问到

小弟的意见，那就一定往前闯。”

孙玉麟心中大为不满，想道：“你曾经当场落败，被敌人擒走，这等教训，还不够么？哼！谁不会傲然作态，但总是衡量一下自己的力量啊！”

不过他气量过人，把不满之情完全隐藏在心中，放缓了声音和态度，道：“凌兄这等剽悍气势，令人折服不已！不过眼下敌暗我明，敌强我弱，敌众我寡，看来还是不宜撖其锋。”

凌九重道：“就算不作此打算，咱们只怕也逃不出他们的包围网。”

孙玉麟道：“如果只要逃遁，总是容易得多之事，让我想想看。”

他陷入了沉思之中。这时，萧瑟的秋风，夹着寒意，吹得满山草动树摇，呈现出凄冷荒寂的景象。在他们这等不和的情况之下，目睹如此瑟冷景象，使他们心头多了一份沉重之感。

凌九重暗中试了试腿上的力量，不由得颀然叹口气，放弃了逞强挣扎之想。

孙玉麟喃喃自语道：“敌方之人，深知咱们行动不便，可以从容召集人手，对咱们围攻。假如形成了这等情况，咱们自然是非败不可。”

凌九重没有作声，心想：“这是至为显浅易见的道理，何须多说？”

孙玉麟喃喃道：“他们利用凌兄你来拖累我，使我不是得到弃友逃命的恶名，就是双双被杀的结局。这等用心，实在非常可怕！古人说：‘解铃还须系铃人’，照这个说法，我必

把累赘摆脱，使他们大出意外，陷入五里雾中。”

凌九重纵声一笑，道：“我早就如此劝你了。”

孙玉麟淡淡看他一眼，道：“咱们如果没有出人意外的奇谋好计，今日如何过得这一关？不过，我此计好则好矣，只不知凌兄能不能同意而已？”

凌九重感兴趣，道：“如果是有效的奇计，兄弟怎会不同意呢！”

孙玉麟道：“那也不一定，世上之事，往往无法预测，尤其是当你的命运生死，完全付托在我手上之时。”

凌九重道：“兄弟无论如何也猜想不出孙兄有何妙计，竟高明到这等地步？”

孙玉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说穿了很简单，我要凌兄突然从这大地上消失了踪影。如今，我一个人应敌突围，必无太大困难了。”

凌九重道：“孙兄如何能使我失去踪影？”

孙玉麟道：“我打算把你埋在地上，等明天再赶来把你挖出。”

他见到对方面色变更，也不怪他，因为这实在是不易接受的险计。若是比起突围返堡，两者的危险性，几乎不相上下。

这是因为一来凌九重可能会活活闷死在泥土中。二来他的性命操于孙玉麟之手，而前此不久，他们发生过争论，孙玉麟可能来个闷声不响，诈作忘怀。天下之人，谁也查究不出这件谋杀案。

因此，凌九重的凛骇，乃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孙玉麟没有丝毫怪责他的意思，但亦不同情他。

凌九重想了一会，道：“此计果然是一大风险，但假如能证实敌人已大举堵截咱们，也未始不可以实行，孙兄认为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
孙玉麟道：“等到亲眼证实有敌人之时，咱们已没有时间了。”

凌九重自然懂得这个道理，亦深知这话不假。因此，他现下即须作个决断，看是听天由命呢？还是实行此一奇计，以解今日之围？

他想了一阵，终于深信此去返堡路上，一定会遭受到敌人的狙击，与其那样牺牲，倒不如冒险实行此计。

心意一决，便道：“好吧！兄弟甘愿暂时活埋。”

孙玉麟反而有点不能置信，道：“你这话可是当真？你已下了决心么？”

凌九重傲然一笑，道：“当然下了决心啦！”

孙玉麟忍不住道：“那么你可曾考虑到我也许不会再回来的可能性没有？此举真是绝大的冒险行为呢！”

他口气之中，大有“勿谓言之不预”之概。

凌九重道：“我考虑过了。”

孙玉麟道：“那么你竟是认为我不会这样做么？”

凌九重道：“是的，我认为你不会这样做，假如你想脱身，只须对我的安危不加理会就行了，何须等我埋在地下，方施毒手？”

孙玉麟沉吟一下，道：“这个推论的道理相当坚强，好吧，我告诉你，我此刻当真毫无害你之念，但以后如何，连我自家也不敢肯定。”

凌九重道：“那就试一试看。”

孙玉麟不再说话，回身行去。一会儿，找到一个坑洞，丈量一番甚觉合适，当下便把凌九重叫来，让他自己看看。

这个坑洞长约一丈，底下尖窄，恰是最理想的形势，孙玉麟道：“我还得到那边去搬运泥土，假如你不改变意思，那么你就躺下去！”

凌九重深深吸一口气，这才蹒跚地躺下去，行动之间，颇见艰困。

孙玉麟在他身上架上许多树枝，有粗有细，两端搁在左右的斜坡上，以免重量不会完全落在凌九重身上。

之后，他又搁下许多干枝枯草。再铺上树叶。这才迅快到数丈外一个土堆搬运泥土。

不久，这个六七尺深的坑洞，完全填平。最上面的一层，当然加上树叶和枯草，使人看不出来。

坑洞填好后，孙玉麟还在上面用力踩了几下，认为一切都十分妥善，不会露出任何破绽，最后，才细心的把野草树丛移过来，掩蔽一截突出于地面的竹管。这根竹管，乃是凌九重呼吸的唯一通路。

当然凌九重将尽量以内家龟息之法，减少呼吸，使整个人不论是精神或肉体方面，皆进入休止状态。但由于他受到伤势的影响，所以功夫大打折扣，本来三五天不成问题之事，目下却只能熬个一天半天。

换言之，孙玉麟必须得尽快赶回来救他，越快越好，如果迟了，也许凌九重已经被那沉重强大的压力压死了。

孙玉麟看一看四下，已无破绽，当下透一口大气，心想：“这个骄傲自大的家伙，总算从地面消失，从今以后，只要他自己不泄露，天下永远无人得知凌九重已被活埋的秘

密了。”

他弄干净身上的泥土污痕，这才迅即向返堡之路奔去。

越过一座山谷，突然间四道人影出现，皆是无声无息的摸到，形成了非常严密的合围之势。

其中之一正是早先的蒙面人，他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孙玉麟，你虽然计谋多端，但这回休想逃得活命。当然啦！还有那凌九重，亦别想漏网。”

孙玉麟心头一震，道：“这话不错，我猜这回我们都得陷入罗网了。”

另外一个身量高大，头蒙黑布之人说道：“咱们先收拾了这厮，再谈不迟。”

孙玉麟陡然间升起了一丝希望，想到：“我本以为他们已窥见我埋起凌九重之事。但听这大汉的口气，却又似乎没有看到。因为假如他们已经窥见，凌九重业已完全动弹不得，则他们大可说出此事，绝对不必提防凌九重会逃得掉啊！”

此念一生，最先掠过心头的反应，就是设法探一探他们口风。

于是他不动声色的道：“诸位且慢动手，咱们谈一谈交换条件如何？”

那蒙面人哑声而笑，其余的人，都好像很可笑地连连摇头。

孙玉麟冷冷的道：“你们如若得知我的交换条件，你们就不会哑笑了。”

另一个高高瘦瘦的蒙面人道：“那么你不妨透露一两句来听听。”

孙玉麟道：“我可以用人命来换人命。”

这一句话他随口说出，意思相当含糊。但话一出口，他自己暗吃一惊，忖道：“原来我一直忘不了遗弃凌九重之事。”

对方的四人，位置站得非常巧妙，不论孙玉麟攻向哪一方，其方的三人皆能及时呼应，把他牵制得死死的，难以突围而出。

此外，从这些人的身法动作上看，毫无疑问是功深力厚的高手。孙玉麟即使再自负，也不敢以一敌四。

那身材高大之人道：“别作梦了，你拿谁的命来换你的命？”

孙玉麟随口胡诌道：“自然是拿凌九重之命，换我自由了。”

那人冷笑一声，表示他的话筒竟是无稽之谈。

但那个高瘦之人说道：“这样做法对我们有何益处？你不妨说明一下。”

孙玉麟道：“我不会说话，但凌九重却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人，对不对？”

对方炯炯的眼神，好像想把他看透一般，过了一会，才道：“凌九重绝对逃不出我们的罗网，你此一建议，无法行得通。”

孙玉麟道：“也许你们说得对，但要知我孙玉麟并非是庸碌无能之辈，假如你们欺人太甚，定要置我于死地。我负隅顽抗之下，仍然有法子使你们付出很惨重的代价。”

他之所以一直与对方胡扯，最主要的目的，自然是获得必然逃生的机会，正如他推想的那样，须得看凌九重是否有落在对方手中的可能而定，假使对方根本不知道凌九重已深埋地下，则他无牵无挂，突围之时，形势大大不同。

除了这个主要原因之外，还有一件也是非常重要的，那便是这一群蒙面高手的出身来历。

如果他孙玉麟查得出这些人的来历，借此各家派都得有人马在此之时，建此特功，以及表现他超世绝俗的能力，无形中奠定将来领袖天下武林英雄的第一步基础了。

他的野心和抱负，乃是李天祥真人所激动起来的，在以前，他已对于“南霸天”这一外号，感到非常的自负和满足了。

天下间有不少事情，足以使人连想也不敢想的。在武林之中，谁敢狂妄自傲的生出领袖天下武林英杰的念头呢？

但现在孙玉麟居然动了此念，并且已鞭策自己，开始向一高不可攀的理想进军。在他的一生中，这自然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。

面前这一群人，个个都能把本来的面目蒙蔽得很好，外表上怎样也看不出来一点破绽。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难题。

目下不但是他侦查敌人来历的好机会，同时也是他个人的生死关头。这一群高手，行踪如此诡秘隐密，又带有邪恶的性质，实在是很难应付的对手。他孙玉麟如果没有惊人的奇谋，只怕万万逃不了一命。

他对对方的话，不予置理，转眼向其余的人扫视一下，朗声道：“这一位想必是诸位当中的领导人物了，因此之故，他的一切决心，皆与诸位安危有关。既然他认为凌九重必定落网，别人亦深信不疑。然而事实上呢，他一定捉不到凌九重，由此可知你们如果通信任他的话，必将要出岔子，正如他这一回对凌九重的判断一般。”

他的话固然十分耸人听闻，可是也不易使人相信。但见这四个蒙面敌人，除了那个身材高瘦，似是首领的人之外，其余三个，莫不连声冷笑。

孙玉麟提高声音，道：“难道我孙玉麟这般幼稚，会乱说一些儿戏之言么？现在我马上举出一个例子来证明。”

他故意停歇一下，以便这些话发生更大的力量，然后才道：“此刻你们已派出三五名高手，悄悄在那边缉捕凌九重，对不对？以你们想来，凌九重身已负伤，即使尽力逃走，或是躲藏起来，亦将在指顾间，落在你们手中，我这话可没猜错吧？”

对方没有人做声，因此孙玉麟又道：“你们所以容许我噜嗦到现在，自是打算等到接得已捕获凌九重的暗号，才对我下手，这一点我决不会猜错的。”

对方四个人静得像石头一般，八只神光充足的眼睛，集中在他身上。

孙玉麟冷笑道：“可是你们至今尚未捕获凌九重，而我也得到我所想知道的事了。”

那个高大的蒙面人沉不住气，喝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孙玉麟道：“别害怕，我不是已知道你的姓名来历，而是知道你们永远也抓不到凌九重了。”

他得意地放声大笑，举手向东方指去，又道：“你们不妨看看，那就是我孙玉麟亦不会丧生在你们手中的证明了。”

这孙玉麟的话如奇峰突出，波澜变幻，内容太能惊人，也使人不暇思索。因此，以这些经验老到的高手们，这时不由得转眼向他所指之处望去。

孙玉麟更不怠慢，胸前的五口飞刀，一齐发出。其中三

口分别袭击左右和后面的三名强敌。

另外两口飞刀，加上他手中的长刀，宛如惊雷狂风般向对面的敌人攻去。

他的“五指飞刀”乃属武林一绝，即便是武功高如许公强彪大娘，对这一手绝技也非常的忌憚。

此时但见刀光闪电四射，其中有两人竟躲不过，被飞刀伤了。

他对面的敌人，正是那个身量最高大之人，被他一片刀光卷到面前，为之手忙脚乱，一面挥刀封架，一面迅速闪避。

假如孙玉麟一心一意对付此人，则这一偷袭，纵然不能把他立毙刀下，也能使他重创不起。

目下他只想逃生，所以放过了大好机会，一径从对方身边掠过，刀尖划了他的胳膊而已。

他放步飞奔而去，竟能及时赶上两柄飞刀，出手捞住，插回皮带上。

他这一突出对方的包围阵势，一条性命，等于捡了回来，就算敌人赶上来，但只要边打边逃，宁可返回天罡堡去。

他翻过一座山头，回头望时，敌人已失去踪影。当下喘一口气，略略放缓了脚步。

他晓得只要翻过另一座山岭，就可以安返天罡堡，而以他的脚程，不要多少时间。

但见他倏地窜入了树丛中，估计四方八面，都看不见他了，这才细心地查看周围的地势，一面想道：“我已大约知道对方的阵营中有些什么人物了。但如果能把为首之人的来历

查出来，方有足够的资料，进一步去撕毁那些暗中为非作歹之人的假面具，并且才有法子设法击垮他们。”

他已看定了如何离开这一处树丛，而又不致被高处了望之人看见的路线。不过他心中念头尚未转完，所以还未付诸行动。

他小心一想道：“目下是千载一时的机会，我潜返来路，侦察这群敌人动态，方有查出那首领的来历的希望。如果返回天罡堡，固然非常安全，但也就失去绝好的机会了。”

此念一决，他就伏身窜出，利用起伏的地势，以及树木山石等掩蔽身影，往回路潜行而去。

他的目光慢慢的移到右方耸起的山崖上，但见崖顶是一些巨大的岩石，也看不出有人隐伏。

山峦寂寂，朝阳已遍照大地，清新的山雨，使人感到山间的景色更为清幽可喜。

孙玉麟盯住崖顶那片岩石，思量道：“假如这些人尚有搜索我和凌九重的下落的话，一定就在那上面聚集。”

当下又绕路向山崖走去，一路上保持警惕，几乎都是佝偻俯身而行。

现在他已悄悄的向山崖攀上去，他有时像狼一般，从这一树丛窜到另一处，有时却学蛇行，在丰茂的野草中滑动。

不久已距崖顶不远，尚幸未被敌人发现，他越是逼近崖顶那一大片巨岩，就越发相信自己的判断没错。此地不但是敌人的聚集处，只怕也是连日来匿藏的地方。

孙玉麟停在草堆中，距那片巨岩，只有三四丈远，使他伤脑筋的是一时之间，查看不到出入的门户。

他看了一阵，双眼一亮，原来在一块高约丈许的石后，